



「學生作家培育計劃」2025/26 學年

學生作家徵文比賽

高中組二等獎

英華女學校 四年級 張靜語

以人為鏡

我常想，人生天地間，不過是一面行走的鏡子——映照著別人，也被別人映照著。而那句古老的話，便在這映照之間，悄然浮現：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」

孔子立於川上，望著流水說這句話的時候，可曾想過，這不僅是修身的箴言，更是一種關於「看見」的智慧？我看見你，於是我看見了我自己。

那年春天，在姑蘇一座舊園裏，我遇見一位修琴的老人。他坐在廊下，對著一把斷弦古琴，用銼刀細細打磨一塊新的岳山。陽光灑在他手上，木屑如金粉飄落。

他抬起頭：「你也懂琴？」

我搖頭。

他笑了：「不懂卻看了這樣久，是看見甚麼了？」



我……看見他的手很穩，眼神專注，不急不躁。我看見了一種我從來沒有的東西。

離開後，我走進小巷，想起自己做事的樣子——寫文章寫到一半就分心，練字幾天就嫌進步慢。我忽然想，如果我也能像他那樣，安安靜靜做一件事，該有多好。

他像一面鏡子，照出我心裏那個毛躁的自己。那句「該有多好」，便是「思齊」的開始——不是要成為他，而是想成為更好的自己。

同年秋天，在一個古鎮茶攤上。對面坐著個中年人，衣著光鮮，卻滿臉愁雲。他不停打電話，言語間盡是推諉抱怨——怪下屬無能，怪合作方不講信用，怪時運不濟。掛了電話，他狠狠啐了一口：「這世道，沒一個好東西。」

我低頭喝茶，心裏生出一種說不清的不自在。

晚上回到住處，那中年人的聲音仍在耳畔縈繞。我忽然想起自己前天對母親不耐煩的語氣；想起上周小組作業出問題，我脫口而出「這不是我負責的」；想起和朋友聊起一個人，我刻薄地說「他太自私」——而那個人，其實從沒傷害過我。

我一下子明白了白天的「不自在」從何而來。那個中年人用他的怨懟，照出了我心底潛藏的怨懟。原來我不是「不像他」，只是「還沒像他」。原



來「見不賢」不是為了審判，是為了低頭看看自己——那些讓我皺眉的行為，在我身上有沒有？

宋朝趙概習慣在案頭放一個瓶子和黑白兩種豆子，起善念時投白豆，起惡念則投黑豆。開始時，黑多白少。但他日日自省，漸漸地白豆越來越多。

我想，趙概的瓶子裏裝的就是他見過的所有人。讓他起善念的人，成了白豆；讓他起惡念的人，成了黑豆。他不去責備那些使他投下黑豆的人，只是日復一日，默默讓白豆重新淹沒黑色。

茶攤上那個人，成了我心裏的幾顆黑豆。後來每次想抱怨時，我就會想起他，然後閉上嘴。於是那幾顆黑豆，慢慢變成了白的。

這些年，我帶著這種「看」的方式，走過許多地方。

在西湖邊，我遇見一個掃落葉的僧人。他掃得很慢，掃每一片落葉時都像在輕聲為故人送行。後來心煩時，我就會想起他，學著他慢慢地做事，漸漸發現，焦慮早已隨風悄然離去。

在山路上，我遇見一個挑擔的樵夫。他歇腳時對著山泉唱歌，歌聲粗糲卻乾淨。我聽出了一種久違的東西——不需要迎合聽眾的率性。後來洗碗時、走路時，我也試著為自己唱歌，聲音果然不一樣。



我也見過爭吵的夫妻、說謊的乞丐和吹噓權力的官員。我依然會皺眉，但會在心裏輕輕問自己：你有沒有不耐煩？有沒有說過不真實的話？

這些問題沒有聲音，但會在夜裏輕輕浮現，像月光照在水面。

寫到這裏，窗外已是黃昏。夕陽灑在對面大廈的窗上，像一扇扇金色的鏡子。

總想起修琴老人臨別時的話：「年輕人，琴要慢慢修，人也要慢慢修。」

此刻我也在打磨自己——以見過的每一個人作為鏡子，反躬自省，砥礪前行。老人教我慢下來；中年人教我閉上抱怨的嘴；僧人教我安然當下；樵夫教我為己歡喜；趙概教我修行之法。

原來，孔子說「見賢思齊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」，不是教我們如何看別人，而是教我們如何看自己。那些我遇見的人，不過是一面面鏡子，讓我看見自己想成為的樣子，也看見自己不想成為的樣子。然後一天一天，把自己打磨成更配得上這世間光景的人。

世間萬象，皆為我鏡。而那鏡中的自己，才是我一生要認識、要完善的那個人。

評語：透過修琴老人、茶攤中年人等群像，體現「世間萬象，皆為我鏡」的修身智慧，文字淡雅。